

Jim Spiegel 博士，《宗教哲学》，第 5 节， 有神论论据，第四部分， 有神论信仰的实用论证

© 2024 Jim Spiegel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詹姆斯·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宗教哲学的教学。这是第 5 节，有神论论证，第 4 部分，有神论信仰的实用主义辩护。

好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研究了许多基于证据的上帝论证，无论我们谈论的是经验证据，还是在本体论论证的情况下，关于上帝的先验证据或概念证据。

还有另一类支持有神论信仰的论据，其性质更务实或审慎，这些论据认为，无论支持或反对上帝的证据情况如何，相信上帝并以此信仰为前提生活都是明智或理性的做法。因此，我们将研究几种支持有神论信仰的务实论据。因此，让我们首先考虑 19 世纪末思想家威廉·克利福德（William Clifford）提出的主张。

他声称，正如我们在行为方面负有道德责任一样，我们在信仰方面也负有道德责任。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基本准则，用于思考什么样的信仰是理性的和道德上负责任的。因此，他提出了这个原则，即后来被称为克利福德原则，即在任何地方都是错误的，任何人都应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相信任何事情。

根据威廉·克利福德的说法，作为理性人，你我的基本义务和责任就是只相信基于充分证据的事物。那么，这个原则正确吗？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原则，我们都应该努力遵守。是啊，谁不想让自己的信仰建立在充分证据的基础上呢？也许这应该成为我们所有信仰的标准。

现在，包括克利福德在内的许多宗教怀疑论者认为，如果我们确认这是理性信仰的基本原则，那么你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你所有的信仰，而这将给宗教信仰徒带来问题。因此，他和许多其他宗教怀疑论者以这一原则为基础对有神论

进行了批判，并坚持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总是非理性的，因为对上帝的信仰总是没有足够的证据。然而，许多学者对克利福德原则提出了质疑，理由是它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真的有足够的证据来相信克利福德原则吗？人们能为克利福德原则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有足够的证据来相信人们应该始终、在任何情况下都只在有足够证据的基础上相信吗？因此，讽刺的是，克利福德原则甚至可能都不能满足其自身的要求。我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有道理的。其他人试图表明宗教信仰可能是理性的；特别是，宗教信仰可能出于非证据或务实的原因而合理。

其中两位思想家是布莱斯·帕斯卡和威廉·詹姆斯。我们先来谈谈帕斯卡。他是一位生活在 17 世纪的数学家，在编写一部堪称辩护巨著的过程中英年早逝。

他收集了数百页笔记，记录了他对人性各个方面以及宗教信仰的极其有趣和深刻的观察。他去世后，这些文件和笔记被收集起来，题为《思想，帕斯卡的脉搏》。在他的《脉搏》中，他一度提出了后来被称为“赌注论证”的对上帝信仰的论述。

所以，他首先指出，对于一个人来说，上帝存在的证据可能看起来并不具有决定性，对吗？如果证据不确定，如果上帝存在的可能性看起来有 50%，那么就有一些证据，但也有一些证据反对上帝，对吗？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些论点；宇宙论、目的论和本体论论点可能为上帝提供了一些证据。还有邪恶的问题、神隐的问题，这些我们无法解释的问题似乎提供了反证。如果我们无法得出上帝是否存在的结论，该怎么办？帕斯卡说，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打赌，对吗？你需要下注。

你要把赌注押在神马上还是非神马上？好吧，最终其中一匹会赢。要么有神，要么没有。根据帕斯卡的说法，明智的做法，审慎或务实的理性做法，显然是押注神。

现在，既然上帝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我们可能相信他存在，也可能相信他不存在，那么这里有四种可能性，我用一张表格来表示。我们可以相信上帝存在，也可以相信他是正确的，也可以相信他错误的。如果你相信上帝存在，并

且可能按照上帝存在的方式生活，那么上帝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坚定地相信或致力于这种信仰，那么你就会以一种敬畏上帝的方式生活，就你所能理解的而言。

如果你相信上帝存在，而且上帝确实存在，那么来世你将在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生活，无限的快乐。这就是结果。这就是结果，那些相信上帝存在并且正确判断上帝的人的幸福状态。

或者你可能相信上帝存在，但结果证明你错了。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会有什么后果？好吧，最终，当你死去时，你的意识就终结了。你不再存在。

你消失了，你的生活彻底结束了。那么，考虑到所有因素，结果会怎样呢？嗯，你确实经历了一些轻微的不便。你的生活方式旨在荣耀上帝。

你抵制了某些诱惑。你避免了性生活放荡。你避免了吸食毒品或沉迷于某些享乐，包括你可能想这样做的时候。

所以你确实受到了不便，但只是轻微的不便。让我们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能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我控制，实际上会给你带来很多健康益处，而你本来不会拥有这种自我控制。所以，让我们承认，相信上帝会带来轻微的不便，而对于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宗教信徒来说，这算是净损失。

好吧，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结果，如果我们坚持无神论，不相信上帝的存在，那么可能出现两种结果。如果我们错了，那后果会怎样？好吧，我们会经历无限的不幸。我们最终会进入来世，由于我们无视上帝，我们会落入地狱，无论这涉及什么。

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谁也不知道，也许会永远持续下去，即使只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种可怕的、极端的失落和极度的不幸。但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存在，而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得到了什么？只是一点额外的乐趣。

话又说回来，其中一些可能是有害的，但为了论证的目的，我们假设如果你是无神论者并且对此有正确的判断，你至少会得到一点净收益。所以，你最终会

比较这两个选择，即成为有神论者或成为无神论者并在每种情况下过着相应的生活，如果你是有神论者，无论你是对还是错，你都会得到无限的收益，而只有一点点的损失。作为一名无神论者，无论你是对还是错，如果你是对的，那么你只会得到一点额外的乐趣，但如果你错了，那么你就会损失无限或极大。

因此，这就像有人去赛马场押注两匹马的比赛，其中一匹马的获胜赔率为一百万比一，你只要在那匹神马上押注两美元就能赢得两百万美元。如果它获胜，那么即使那匹马输了，你也只会损失两美元。而另一匹马，你必须押注一百万美元才能赢得两美元。

那是无神论马。那么，如果这两匹马获胜的几率一样大，你会押注哪匹呢？押注无神论马是愚蠢的。你应该押注上帝马。

只需下注几块钱，你就能赢得数百万美元。所以，根据帕斯卡的说法，这就是赌注的基本逻辑。这是明智的做法。

从务实的角度讲，将赌注押在上帝身上，并在这一生中尽可能地相信和追随上帝，这是合理的，只要考虑到相应的回报。现在，有两位哲学家，威廉·莱肯和阿瑟·施莱辛格，他们大约 25 年前写了一篇名为《你赌上你的生命，帕斯卡的赌注被辩护》的文章，他们考虑了许多反对意见，并对这些反对意见进行了回应，我认为这很有帮助，很有见地。这些反对意见是对帕斯卡赌注的相当标准的抱怨。

其中之一就是我的信念不受我控制。我不能只是决定相信某件事。如果我告诉你我会给你一百万美元，如果你现在能相信我没有举手，即使你有一百万美元的激励去相信其他的，你也不能只是强迫自己不相信我举起了手，而事实上我举起了手，而你也看到了。

所以，你无法控制这种信念。它就像我们所相信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在你心中形成。我们发现自己不顾自己的意愿去相信。

有时我们会说，好吧，我很愿意相信这一点，但我不能，因为证据与之相反。这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我们的信念不受我们控制的事实。帕斯卡不是在要求我们以某种方式控制我们的信念吗？这不是不可能的吗？所以，这是不合理的。

莱肯和施莱辛格指出，从长远来看，我们的信仰至少是我们的许多信仰，而帕斯卡等人以及莱肯和施莱辛格会说，即使是对上帝的信仰也是受我们控制的。我们可以采用威廉·詹姆斯提出的所谓行为疗法。这有点像是释义，但詹姆斯在谈到宗教信仰时曾说过，去教堂，去做弥撒，祈祷，读经文，看哪，真诚的信仰会来消除你的顾虑。

最终，你会相信。所以，尽管我现在无法改变我的特定信念，但假设坐在我旁边的人穿着一件绿色衬衫。我无法改变这一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以改变各种信念的某些取向。所以，假设我告诉你，一年后，我将向我认识的任何一位非常热爱爵士乐的人赠送 50,000 美元。假设你不喜欢爵士乐。

你更喜欢经典摇滚或乡村音乐。你不喜欢爵士乐，但如果你听到这个提议，我会给任何人 50,000 美元，如果明年这个时候，他们可以诚实地说他们真的喜欢爵士乐并且他们喜欢爵士乐。你会怎么做？可能出去买一些 Dave Brubeck、John Coltrane 和 Miles Davis 以及各种伟大的爵士乐音乐，开始听和学习爵士乐，阅读有关爵士乐的书籍，听各种爵士乐经典，培养对它的品味，这样一年后，你可以诚实地说，是的，我确实喜欢爵士乐。

起初，我对此并不感兴趣，但随着我了解得越多，我听得越多，这培养了我真正的品味，现在我可以诚实地说我喜欢爵士乐。我现在就接受 50,000 美元的支票。那将是一种行为疗法，类似于莱肯和施莱辛格建议的那种疗法。

开始去教堂，阅读经文，开始向可能存在的上帝祈祷，即使你不确定，看看真正的信仰是否开始形成。这样，即使你无法随时改变对上帝的信仰，你对上帝的信仰也可能间接地受到你的控制。另一个反对意见是，这种赌注是玩世不恭和唯利是图的，如果一个人对上帝的信仰和承诺仅仅基于一个赤裸裸的赌注和

对永恒存在的唯利是图的愿望，而不是对上帝的真爱，上帝就不会在审判日奖励他。

莱肯和施莱辛格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与他们处理上一个反对意见的方式类似，即在信仰方面，我们可以发展和成长为比我们原来的倾向更真诚的人。他们说，你最终会抛弃你的愤世嫉俗，至少是尽可能地抛弃，成为一个更真诚的信徒，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永恒的回报。你真的真诚地爱上帝，感谢上帝，因为现在你真诚地相信他就在那里，他给了你生命和各种祝福。

这就是他们处理反对意见的方式。另一个反对意见是，帕斯卡以 50% 的可能性或几乎同样的可能性来阐述这一点，并不是上帝存在，这并不反映实际情况。证据实际上不是，你知道，它不是均等概率的。

更有可能的是没有上帝。事实上，许多人会说无神论是真的。一些怀疑论者认为，有神论是真的的可能性可能只有 10% 或 15%。

这会如何影响这一论点？莱肯和施莱辛格说，这不会改变事情，因为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无限的回报。所以，再想想两匹马的比赛。也许其中一匹马的胜率是 10 比 1。

或者让我换一种说法。也许一匹马比另一匹马快得多。即使是这样，也许无神论的马是劣势马，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在技巧或速度方面处于劣势。

也许骑师不如无神论者的马。你仍然会押注上帝之马，因为回报将高达一百万美元。所以，即使它是一匹速度较慢的马，在这种情况下，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有神论方面的证据较少，你仍然会押注它，因为如果那匹马获胜，回报会大得多。

然后还有多神论的反对意见。可能有无数个神。我们怎么知道哪个神比其他成千上万个神更有可能存在呢？所以，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教，10 或 12 个主要的世界宗教，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教派。

就我们想要遵循的宗教传统而言，我们应该信奉哪一个或开始信奉哪一个？莱肯和施莱辛格建议我们考虑一些因素。我们当然可以研究经验，特别是历史因

素，这些因素可能会排除一些宗教传统，因为它们客观上不太受尊重，或者其神不太可能是真实的。这样也许可以将我们的严肃选择缩小到几个主要的宗教传统。

此外，他们还建议查看相关收益的细节。根据一些宗教传统，来世并不一定是令人向往的，至少在某些形式的佛教中是如此。

我们还应该考虑宽容。某些宗教传统是包容性的或多元化的，比如印度教，它在宗教信仰承诺方面非常宽容。而其他某些宗教传统，比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谁能进入天堂方面则更加不宽容，这取决于他们所持有的信仰。

因此，我们需要最密切关注并认真对待这些宗教。因此，我们可能能够将其缩小到几种主要的有神论形式。但无论如何，我们只能缩小到少数宗教传统，然后从中做出选择。

或者也许根据我们所处的文化或我们所成长的宗教传统做出选择。因此，想想看，即使这样，它本身也会创造一种赌注，即你选择哪一种有神论传统。你知道，在那些最不能容忍任性信仰的传统中。

这就是帕斯卡的赌注，莱肯和施莱辛格对此提出了一些支持和反对的论据。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威廉·詹姆斯所说的信仰意志。这是解决宗教信仰实用性问题的一种有趣方法。

威廉·詹姆斯主要生活在 19 世纪末。他实际上是一名医生，后来成为我们所谓的心理学领域的领先学者。他写了两卷书，《伦理学原理》，几十年来一直是心理学的标准教材。

随着他的学术生涯不断深入，他对宗教研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最后，他发表了吉福德讲座，我想大概是在 1900 年或 1901 年，主题是各种宗教体验，这些内容被汇编成一本书。这是我读过的关于宗教体验的最好、最迷人、最有趣的书。

这是该领域的标准。但他对宗教信仰越来越有同情心，尽管他原本是一位相当严谨的经验主义者。他对宗教信仰越来越有同情心。

他为吉福德讲座编写这些讲座所做的工作是他培养对宗教信仰更多同情的关键。但在他之前写的一篇名为《信仰的意志》的文章中，他谈到，在信仰形成时，不仅仅是理性参与了对证据的审查。甚至不应该只靠理性。

意志与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有关，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应该如此。因此，他对我们所做选择的性质做了一些区分。他说，选择可能是生的，也可能是死的。

你可以区分活选择和死选择，这取决于一组特定的选项是否对选择者具有情感吸引力。选择可能是被迫的，也可能是可以避免的。在这里，他谈论的是，是否可以通过不选择来避免或逃避选择。

有人问你想吃蛋糕还是馅饼作为甜点。我不想要甜点。所以这不是一个被迫的选择。这是一个可以避免的选择。

选择可能是重大的，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这取决于一个选择是否重要。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买不买房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不过，对于我们买的房子，卧室要刷成什么颜色，其实并不是一个重大的选择。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宗教假说或对上帝的信仰。那是什么样的选择？宗教假说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选择？好吧，说到对上帝的信仰，它当然具有情感吸引力。上帝是否存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

当你思考上帝是否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时，它的意义重大。这意义重大。这并非微不足道。

第三，这是被迫的选择。被迫做出不做关于上帝的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做出决定。推迟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不可知论或无神论的立场上。

怀疑论者就是反对宗教信仰。因此，宗教假说是活生生的、被迫的、重大的。但如果证据似乎不确定，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证据不能明确地引导我们朝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发展，该怎么办？要么走向宗教信仰，要么远离宗教信仰。

我们该怎么办？詹姆斯说，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选择，而本质上无法根据理智做出决定，我们的热情天性不仅可以合法地而且必须决定命题之间的选择。所以，我们的热情天性可以甚至必须做出决定。根据詹姆斯的说法，当涉及到像宗教假设这样活生生、被迫和重大的选择时，这是合适的。

有人反对，但我们难道不应该只同意那些有充分理由支持的真理吗？威廉·克利福德等人会以此反对威廉·詹姆斯。只有有充分证据支持的真理才值得同意。人们应该始终只相信那些有充分证据支持的事物。

我们讨论的是克利福德原则。詹姆斯在这里的回答是，思维规则绝对会阻止我承认某些真理。如果这些真理是真的，那么就会有一条不合理的规则。如果我们谈论的是追求真理，那么我们追求真理的指导方针就不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遵循这些指导方针，我们就会对某些真理视而不见。

这就是他在这里谈论的。由于人类的本性和有限的视野，我们拥有某些真理，即使它们是真正的真理，我们也永远不会有足够的证据去相信它们。那么，这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相信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詹姆斯的观点。这里更重要的一点是，信仰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这种信仰是否是宗教性的，我们都会从根本上相信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信仰承诺，而这些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没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得出“每个结果都有原因”的结论。这是因果律的基本信念。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明确指出，我们无法证明或没有足够的证据相信每个结果都与其原因必然相关。

休谟的结论是，我们相信因果关系，相信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或相信任何有关因果关系的東西，都是基于动物信仰，而不是基于确凿的证据。他还就自然统一性的信仰提出了这一观点，即太阳明天会升起。我们都相信太阳明天会升起，甚至相信会有明天。

我们都相信这一点，但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一个人现在醒着而不是在做梦。你怎么知道外部世界真的存在，你的感官通常能可靠地告诉你外部世界的存在，你现在醒着？这些都是信条。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在任何特定时刻，我们都是清醒的，而且我们做的不是非常逼真的梦。有些人说，好吧，我能分辨出区别，因为这个梦更清晰、更逼真。嗯，你昨晚做的那个噩梦也是如此，你惊恐万分，浑身冒冷汗地醒来，因为你梦到有入侵者闯入房子，威胁你和你的家人。

你非常欣慰这只是一个梦。在梦的背景下，你确信这是真实的。你不会那么害怕。

所以这也是一种信仰。甚至我们的信念也是，其他人也有思想，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就像我们一样。你相信其他人有和你一样的想法和感受，但你从未进入过他们的内心。

你从未经历过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以为他们有自己的私人经历。以为我们其他人并非都是被编程为以某种方式回应你的机器人。你直接经历过的唯一想法和感受是你自己的。

当谈到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时，你会认为它们是真实的。也许你会说，好吧，我有类比的理由相信这一点，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与我自己的行为相关联，这表明其他人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因为他们有类似的行为。但你从一个案例推理到 80 亿个案例，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归纳论证。

然而，关于其他思想的类比论证似乎是最有力的论证，尽管它很糟糕。所以，这在哲学领域有点像一个没有人能确凿证明的胡说八道。没有人能够确凿地证明除了自己的思想之外还存在其他思想。这是一条信条。

这就是重点，即你对信仰有着坚定的承诺。无论你是否宗教信仰，如果你是一个铁杆无神论者，说“不，我只相信基于感官体验的东西，我不相信上帝或任何超自然的东西”，那么我就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事实上，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你坚信结果有原因，自然是统一的，太阳明天会升起，自然法则

会像过去一样在未来继续存在，你的感官通常是可靠的，你现在是清醒的，不是在做梦，其他人也有思想。

这些都是信仰承诺。所以，你无法避免信仰。我认为这是威廉·詹姆斯逐渐意识到的事情之一，尽管他一开始想成为一种铁杆经验主义者，但你无法避免信仰承诺，相信那些我们无法用科学或其他方式证明的事情。

看来信仰只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是注定要有信仰承诺的生物。即使只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你也必须是一个有信仰的人。那么，为什么不认真考虑一下对上帝的信仰，把它看作是另一种可以做出的、具有非常实际好处的信仰承诺呢？

这就是我们对信仰的实用主义辩护的讨论。

这是詹姆斯·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宗教哲学的教学。这是第 5 节，有神论论证，第 4 部分，有神论信仰的实用主义辩护。